

一、走過滄桑

要經歷多少個哭泣的黑夜，我們才得盼黎明的光臨？

要走過多少個坎坷的幽谷，我們才得見人生的平坦？

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吧？一路上的跌跌撞撞，皮破血流，雖說有父母師長的提攜關懷，然而，舉步的到底是自己。其間滋味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面對挫敗時的苦澀沮喪，也只有獨自嚥下；面臨責任的沈重負荷，也只是一肩擔起。旁人豈能代勞？也在這許多的磨練裡，讓我們明白個人能力的有限，願意以同情的心，助他人一臂之力；也讓我們深切地知道同舟共濟，和諧共榮的重要，在相互的扶持裡，人生的旅程才顯得溫暖美好，充滿了繽紛的美麗回憶。

只是，走在生命的拂逆裡，那種打落牙和血吞的痛楚，也唯有自己的心才能了然吧！經常提醒自己的是：生活裡的悲苦也是功課，要以平常心來看待。所有的不順總會過去的，一如雲散月明。與其抱怨詛咒地過活，何不唱一首歡喜的歌？

我從不以為，在這個世上，有人能占盡一切的好。凡事順遂的人生，大概也少了挑戰的勇氣和趣味，生命的意義也必然跟著大減。你真心願過乏味的一生嗎？

生命有如潮水的漲落，也如陰晴的變化，四季的更迭。我們在不斷的學習裡，懂得更多，也對人世有更深刻的洞察和悲憫的情懷。有誰是生而知之的？平凡的我們在不停地仆跌中，學會了站穩腳跟，知道和別人競爭之前，得先充實自己。不論是技藝、才能、體力甚至人際，無一不關係著未來的成敗，哪能掉以輕心呢？肯步步為營，及早籌畫，勝算定然增加。

不要一遇到困難，便急於逃避，那並不能解決問題。人生的荊棘隨處都有，怨天尤人也於事無補。何如認真以對？那麼，走過了險阻，它也回報給我們可貴的經驗。

我愛看老人面上深深的皺紋，那是歲月行經的痕跡。有些老人真是漂亮啊！不同於年輕時的青春煥發，卻閃現了智慧的光彩，尤其，是因為走過了滄桑，使他對人事另有寬闊的包容和愛，更讓他回歸到赤子的純真，故而特別動人。

二、吃相

梁實秋

喝湯而不准吮吸出聲是外國規矩，我想這規矩不算太苛，因為外國的湯盆很淺，好像都是狐狸請鷺鷥吃飯時所使用的器皿，一盆湯端到桌上不可能是燙嘴熱的，慢一點灌進嘴裡去就可以不至於出聲。若是喝一口我們的所謂「天下第一菜」口蘑鍋巴湯而沒有一點聲音，豈不強人所難？從前我在北方家居，鄰居是一個治安機關，隔著一堵牆，牆那邊經常有幾十口子在院子裡進膳，我可以清晰的聽到「呼嚕，呼嚕，呼——嚕」的聲響，。他們是在吃炸醬麵。

餐桌的禮儀要重視，不要太重視。外國人吃飯不但要席正，而且挺直腰板，把食物送到嘴邊。我們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」，要維持那種姿勢便不容易。我見過一位女士，她的嘴並不比一般人小多少，但是她喝湯的時候真能把上下唇撮成一顆櫻桃那樣大，然後以匙尖觸到口邊徐徐吮飲之。這和把整個調羹送到嘴裡面去的人比較起來，又近於矯枉過正了。

人生貴適意，在環境許可的時候是不妨稍為放肆一點。吃飯而能充分享受，沒有什麼太多禮法的約束，細嚼慢嚥，或風捲殘雲，均無不可，吃的時候怡然自得，吃完之後抹抹嘴鼓腹而遊，像這樣的樂事並不常見。我看見過兩次真正痛快淋漓的吃，印象至今猶新。一次在北京一片道地的小吃館。棉簾啓處，進來了一位趕車的，即是趕轎車的車夫，辮子盤在額上，衣襟掀起塞在襠布底下，大搖大擺，手裡托著菜葉裹著的生豬肉一塊，提著一根馬蘭繫著的一撮韭黃，把食物往櫃臺上一拍：「掌櫃的，烙一斤餅！再來一碗燉肉！」等一下，肉絲炒韭黃端上來了，兩張家常餅一碗燉肉也端上來了。他把菜餚分為兩份，一份倒在一張餅上，把餅一卷，比拳頭要粗，兩手扶著矗立在盤子上，張開血盆巨口，左一口，右一口，中間一口！不大的功夫，一張餅下肚，又一張也不見了，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滿臉大汗，挺起腰身連打兩個大飽嗝。

又一次，我在青島寓所的後山坡上看見一群石匠在鑿山造房，晌午歇工，有人送飯，打開籠屉熱氣騰騰，裡面是半尺來長的醃面蒸餃，工人蜂擁而上，每人拍拍手掌便抓起餃子來咬，餃子裡面露出綠韭菜餡。又有人挑來一桶開水，上面漂著一個瓢，一個個紅光滿面圍著桶舀水吃。這時候又有挑著大蔥的小販趕來兜售那像甘蔗一般粗細的大蔥，登時又人手一截，像是飯後進水果一般。上面這兩個景象，我久久不能忘，他們都是自食其力的人，心裡坦蕩蕩的，餓來吃飯，取其充腹，管什麼吃相！

三、繁華散盡

廖玉蕙

在四濺的水花中，往事歷歷，掠上心頭。我想起小時候通學，上下學都得行經父親上班的鄉公所旁。常常下課後，筋疲力竭，便轉進爸爸的辦公室，等他下班，用腳踏車送我回去。父親的同事，不拘老小，見了我必高聲大喊：

「嗨！天送兄，你那撒嬌女兒來了。」

父親總是喜孜孜的迎上來，幫我提過沉重的書包。當時，我那身淺藍襯衫、深藍褶裙的臺中女中制服想是給父親帶來許多榮耀的，畢竟鄉下地方，能考上臺中一流的女中的，是鳳毛麟角。我每回去，他總是講話特別大聲，動作特別誇大，故意問我考試成績如何，而當時正值叛逆期的我，總是故意不讓他的虛榮得逞。父親是極珍愛我們父女同騎腳踏車，碾過長長的歸途的那段時光的，而我，其實手攬著父親清瘦的腰身，也為著有這麼位玉樹臨風般的父親而感到無限快樂。然而，我卻緊緊抓住父親掩飾不住的弱點，當他熱切的問我：

「明天，還來辦公室等我嗎？」

我總是矯情地拿喬，故作猶豫地說：

「不一定啦！明天再看看！」

當年那種對擁有父親全然的寵愛的自信滿滿的模像，想來亦正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！

當我大學畢業後，開始做事賺錢，父親一直走在前頭引領我前進。當我還是助教時，他已向外宣稱女兒擔任講師，研究所剛畢業任講師，他馬上主動幫我升等為副教授，我一路追趕不及，有時也不免停在路邊喘息埋怨。然而，小時候愛臉的我，不也曾因父親初中的學歷不夠光彩，而幾度向同學們宣稱父親是高級中學畢業嗎？有一回，甚至差一點偽造文書，在學校發下的表格上父親的「職務」欄內，主動為他升級為「課長」，只為嫌棄小小「課員」，在同學間擁有顯赫頭銜的爸爸群裡，實在太過寒碇。二十多年的歲月飛逝，昔日看不破虛名的小女兒在水深浪闊的十里紅塵中翻滾浮沉過後，已逐漸領悟素樸澹定的丰采，反倒踽步蹣跚的老父卻回首眺望繁華虛幻的海市蜃樓。

風霧器裡，終於再也擠壓不出任何水花。我頹然放下，跌坐在祭壇前的泥地上，和父親四目相視。人人都說兄弟姊妹中，我長得最像父親，長臉孔、挺鼻梁、薄脣、尖下巴，他們看到的是容貌，我知道的卻是看不見的心思，自小我便是父親如影隨形的小跟班。如今，形之不存，影將安附？